

大师手笔的民俗传承读本

大众分享的国粹经典文库

中华民俗大观



鬼神文化

第四册

王丽娜◎主编

【图文珍藏版】



线装书局



中华传世藏书
「图文珍藏版」

中华民俗大观

民中

王丽娜◎主编

第四册

线装书局



中华民俗大观

鬼神文化

卷四



目 录

第一章 说鬼	(1)
一、“人类亡灵”话鬼源	(1)
二、鬼之观念的产生	(4)
三、鬼神本来是一家	(10)
四、鬼之形象与种类	(12)
五、鬼之小说与鬼画	(20)
六、鬼戏、鬼节与鬼俗	(22)
第二章 说神	(29)
一、“万物有灵”神灵现	(29)
二、万物之神创万物	(32)
三、自然之神应运生	(35)
四、道教催生道教神	(42)
五、中西结合佛教神	(66)
六、俗神民间广流传	(91)
第三章 说冥王	(148)
一、地藏王	(148)
二、酆都大帝	(157)
三、东岳大帝	(162)
四、阎王	(174)
第四章 说冥帅	(197)
一、五道将军	(197)
二、钟馗	(199)
三、东岳十太保	(206)
四、十大阴帅	(212)
第五章 说阴宫冥吏	(218)
一、城隍	(218)
二、判官	(229)
三、守墓神	(236)
四、土地神	(238)

五、池头夫人与血河大将军	(249)
六、功曹使者	(252)
第六章 说凶神恶煞	(254)
一、五通	(254)
二、煞神	(261)
三、瘟神	(266)
四、丧门神	(273)
第七章 婚育保护神	(275)
一、媒神女娲	(275)
二、媚神瑶姬	(277)
三、月下老人	(280)
四、氤氲大使	(282)
五、和合二仙	(284)
六、地母至尊	(287)
七、喜神	(290)
八、祖先神	(293)
九、床神(一)	(296)
十、床神(二)	(297)
十一、九子母	(300)
十二、鬼子母	(302)
十三、三霄娘娘	(305)
十四、城隍奶奶	(308)
十五、天妃娘娘	(311)
十六、注生娘娘	(313)
十七、子孙娘娘	(315)
十八、送子观音	(318)
十九、送子张仙	(321)
二十、送子弥勒	(323)
第八章 财神	(327)
一、民俗财神	(327)
二、佛教财神	(352)
第九章 生肖保护神	(386)
一、鼠年生人的保护神	(386)
二、属牛、属虎之人的保护神	(388)
三、属兔之人的保护神	(389)
四、属龙、属蛇之人的保护神	(391)



五、属马之人的保护神	(392)
六、属羊、属猴之人的保护神	(393)
七、属鸡之人的保护神	(395)
八、属狗、属猪之人的保护神	(396)
九、本命年的保护神	(397)
第十章 安神拜鬼	(399)
一、拜神	(399)
二、安神	(414)
三、供神	(429)

第一章 说鬼

一、“人类亡灵”话鬼源

一提到鬼,就会让人感到一种恐惧,其实他只是人的一种思想在作怪,据历史上考证“鬼”在文字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甲骨文中的“鬼”字形,上边像一个大头,下边像人长跪之形,因此专家认为,最初的鬼,指的是一种类人的大头生物的称谓,这种大头生物经过人们几千年的转换已成为人类亡灵的代称。



喜笑鬼神

它同已经进化,直立行走,靠狩猎、采摘乃至耕种、畜牧而生的群居人类不同,“鬼”保持了更多野性的成分,身体丑陋多毛、身手矫健,常常会风驰电掣般出现,给人类造成或大或小的麻烦,然后又踪迹全无。于是神秘感催生了敬畏心理。沈兼士先生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中考证,这种生物,可能属于猕猴类。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人类多年来对神农架的探索:在渺无人烟的莽莽林海中,传说有

野人出没，很多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看见过野人，科学探险家也发现了粪便、毛发、脚印乃至一闪即逝的身影，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一具真正的野人躯体，哪怕是尸体。野人对于人类来说永远是一个谜，科学家也无法回答。那么试想，倒退五千年，我们认识水平有限的远古始祖面对这样的“灵异”，又怎么能不敬畏得五体投地呢？

然而也有一些典籍对鬼的形态有不同描述，《山海经·海内北经》有这样的记载：“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鬼的外形似乎与人相似，只是少一只眼睛。这样的形象，恐怕比毛茸茸的猕猴、猩猩更让人类感觉到可怕。

至少到了周代，“鬼”已经变为人类亡灵的代称，《礼记·祭法》曰：“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礼记·祭义》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这种说法只是表达了人类对于死的无奈，为了回避死后身体腐烂的事实，并真诚地希望生命能够延续，进而转为信仰死后魂魄（气）不散，即成为鬼。

在当时人心目中鬼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几乎等同于神。《周礼》中有一个高级官职叫“大宗伯”，他专门掌管“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人与天、地的地位等同，鬼也提升到和神一样的档次。所以“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就成为“大宗伯”神圣的使命，在《周礼》、《礼记》之中，“鬼”和“神”是常常这样被一起说起的。

从大头生物，到灵魂的崇拜，中间的变化过程我们无从考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人类的思想在作怪。王充《论衡》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论鬼的话：

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则鬼出。凡人不病则不畏惧，故得病寝衽，畏惧鬼至。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

这段文字阐明了天地间的鬼都是人类塑造想像的，人类患病时就会产生对死亡的恐惧，于是便想像有鬼的作祟。曾经亲眼看到的恐怖事件，或者耳听而得的丑恶形态原本沉睡在记忆中，而当人生病时，神志不清，或在极其焦虑恐惧后的心态下，在进入睡眠时就会全部呈现出来，这就是“鬼”产生的根源。

人们对于鬼的想像日益带上了邪恶的特征，那是因为鬼总是伴随着黑暗、死亡以及与死亡极其接近的疾病而来。在很多故事中，鬼是报复的代名词。《墨子·明鬼》中记载杜伯鬼魂射杀周宣王、庄子仪鬼魂杖杀燕简公的记载都很有代表性。

杜伯是一位忠臣，因为触怒宣王而被斩杀，含冤而死。三年后的一天，宣王正在和群臣游猎，正在纵马射杀时，突然大叫一声，满面痛楚手抚胸口倒地而亡。据当时的臣子称看到杜伯从道左出现，一身赤红的披挂，手上还挽着一张红色的弓，口中还念念有词，他弯弓搭箭，一下就射中了宣王的要害。这故事未免有些荒唐。无独有偶，燕国的国君简公也下令杀死正直忠心的大臣庄子仪，子仪受戮之前就满腔怨恨地发誓说：“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到了第三年，燕简公带着群臣前往祖泽祭神途中，庄子仪真的出现并手持朱杖，将简公击死在车上。

从医学的角度解释，周宣王和燕简公都可能死于心肌梗塞或脑溢血等突发性疾病，然而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先秦，人们无法解释人的突然死亡，就不得不附会为鬼之报复。尽管报复的起因是君王无道，墨子也一再强调应该信奉鬼神之“赏贤而罚恶”，也就是将鬼之报复崇高化，但后世的鬼却还是一步步走向了恶毒、恐怖的深渊。

暂且不说地狱酷刑的惨绝人寰，不说牛头马面、夜叉、无常的形容恐怖，就是一般的游魂，也让人毛骨悚然，《聊斋志异》中的《画皮》这样描写道：“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有时，鬼就这样将人吓昏，然后残害；更多的则通过伪装成漂亮女子或老人，与人接近吸食人的阳气、精血、甚至掏食五脏六腑而延续“生命”。那些死于非命的落水鬼，还会引诱路过者入水，做他们的替身，循环交替，害死诸多无辜的生命。

于是一谈到鬼就令人心惊胆战，谈“鬼”色变成为人类的通病，荒斋、暗夜、坟场、古墓也都成了禁忌，人们对鬼那种虔诚的景仰和祭祀很难再现。老、病往往归咎于鬼之骚扰，这就让那些巫医神像提供方便，以捉鬼除邪来赚钱，尤其在封闭的乡村，这种“鬼打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延误治疗时机，造成无法弥补的惨剧令人惨不忍睹。

白日青天体说鬼，鬼仍有趣更奇哉。

要知形状难堪处，我被揶揄半世来！

肥瘠短长群眼见，与入踵接更肩摩。

请君试说阎浮界，到底人多是鬼多？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画了一幅《鬼趣图》，轰动一时，图上有几十位诗人题诗，上面两首即为“石湖渔隐”吴照所题。

鬼，这个令人又惊又惧、既怕且喜，又神秘又有趣的题目，人们已追寻、探讨了几千

年,但至今还是说不清。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李商隐《贾生》一诗中的名句。全诗是“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诗句写的是汉文帝跟贾谊谈话直至半夜,虽认真听取贾谊的意见,可惜他所关心的不是百姓疾苦,而是询问鬼神之事。今天,让我们既问鬼神,又问苍生,看看苍生与鬼神之间有何微妙的关系!

二、鬼之观念的产生

从古至今,有许多人反对有鬼论,认为世上根本没有鬼。主要理由是从来“没有领教过鬼的尊容或其玉音”,故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否认鬼的存在。清代文人刘青园在《常谈》卷一中,谈了自己的体会: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固亦如此。

话虽说得婉转,但反对有鬼论是显而易见的。

可问题没有这般简单。数千年来,有多少人谈鬼信鬼,世界各民族也都有鬼,难道这一切都是凭空捏造?

看来问题还真不简单。不必忙于下结论,还是先看看鬼之由来吧。

鬼的观念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大约有下列几方面原因。

1. 万物有灵——原始人类心目中的“鬼”

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大约在300万年以前,人类告别了猿类,开创自己的历史。在300万年的漫长岁月中,人类经历了猿人、古人、新人三个发展阶段。缺少智商的猿人(公元前300万年~公元前50万年),尚处于无忧虑、无拘束、无愿望、无祈求的状态,根本想像不出什么“神灵”来,自然不会有“灵魂不死”之类的观念。到了古人时期(公元前50万年~前10万年),虽然比猿人进步了很多,但从我国马坎人(广东)、长阳

人(湖北)、丁村人(山西)这些古人遗址来看,也没有发现任何带宗教痕迹的遗物。但在比这些稍晚的古人尼安德特人(德国)遗址中,人们却发现了一些宗教痕迹。尼安德特人已有墓葬,头东脚西,跟日出东方日落西方有关,表明他们希望死者能够看到太阳,看到光明。死者尸骸周围撒有红色碎石片,放有石制生产工具。这些随葬品表明,尼安德特人大概已有阳世和阴世的概念了,他们希望死者到了冥冥阴世后,照样能得到光明、温暖,照样进行生产、生活。

古人进化到新人时期(公元前10万年以降),智力有了较大发展,宗教观念较古人也更明显。如公元前2万5千年左右生活在我国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一带的山顶洞人,他们居住的山洞分为“上室”和“下室”两部分。上室是活人的公共住室,下室在洞内的后部,是死人的公共墓地。死者的尸骸上撒有赤铁矿石粒,这大约是象征着火和血、光和热的,是给死者光明和温暖,希望他们重获生命。还放有石器、石珠和穿孔的贝壳、穿孔的狐狸牙等装饰品。这些陪葬品表明,当时的人认为灵魂是不会消灭的,它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人们还捉摸不透的地方。不过,这时的鬼灵观念到底是怎样的也很难想像,但肯定与后来人们的鬼灵观念是不同的。

“灵魂不死”的观念,源于“万物有灵”。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他杰出的著作《原始文化》中提出了“万物有灵论”。他认为早期人类普遍信仰精灵,世界万物,如风雨雷电,山火的燃烧,太阳、月亮、星辰的运行,虹霓云霞的变幻,不论是动物、植物,还是山川河流,都有一种超越自身外部形体的精灵存在。人也有灵魂,人死,灵魂不死。自然界千变万化的现象都是精灵作用的结果。

用“万物有灵”来解释早期人类鬼灵观念的起源,是很有道理的。而鬼灵观念的产生又是源于梦境。

梦是人类的专利,一般来说动物不会做梦(有人认为猩猩可能会做梦)。梦是大脑思维发展的结果,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梦中,人们照样能够进行活动,而且比醒时活得更奇妙。于是,梦把早期人类带入一个新奇的世界,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疑惑和不解。这使他们联想到,人除了自身可视的形体以外,一定还有一种不可视的东西即鬼灵的存在。所以,所谓“鬼”就是“万物有灵论”、“灵魂不死”在人自己身上的落实,“鬼”就是灵魂的具体化。

鬼的观念的产生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万物有灵”到“灵魂不死”到出现最初的鬼灵,经过长期的发展衍变,日益丰富,日益繁杂,惊心动魄,令人悚然,成为一种奇妙无

比、影响深远的独特的鬼文化。这也是由于多种原因促成的，有生理原因、心理原因、宗教原因、社会需要等多种原因。

2. 生理原因和心理原因

人与许多动物乃至植物一样，喜欢光明和温暖，而害怕黑暗和寒冷。由于人类是高级生灵，有思维，有情感，喜爱、追求光明，厌恶、害怕黑暗，自然比其他动植物的情感更强烈。

心理学家研究证明，怕黑暗是人的天性之一。试验证明，很多婴儿一生下来就怕黑，把他们放到黑暗的环境里，马上就会哭起来。而鬼是与黑暗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心目中的鬼灵都是在晚上出现和活动的，少数鬼即使白天出来，也要幻化成人形。《聊斋志异》中出现的鬼，则几乎全在夜间活动。所以，鬼都喜欢夜间，喜欢黑暗，“鬼鬼祟祟”、“鬼头鬼脑”、“心怀鬼胎”一类的词语，都有这些意思，借指行为不光明，见不得人。

古人认为，鬼最怕雄鸡。为什么？雄鸡为司晨之灵，雄鸡一鸣天下白，故惯于夜间生活的众鬼畏之。古时习俗，“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太平御览》卷29引《庄周》亦云：“有挂鸡于户，悬苇炭于其上，树桃其旁而鬼畏之。”

黑暗，给鬼的出现提供了神出鬼没的活动环境，而他们活动的场所又常被说成在坟地、老屋、废墟、旷野、古庙等（外国的鬼则出没于修道院、教堂、废屋中）人迹罕至的地方，这更增加了阴森可怖的气氛。人们夜晚偶然来到这些地方，由于鬼灵观念作怪，心中有鬼，黑暗中影影绰绰的摇曳的小树、突兀的怪石等，都会被误认为是“鬼”；如有人无声无息地从身旁路过，更会被吓得灵魂出窍！《荀子·解蔽篇》中说：“凡观物有疑，心中不定，则外物不清……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冥冥蔽其明也。”文中还举有一例：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形，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

凡人之有鬼也。必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

如果地球上永远是白天，“鬼”就会无处藏身，大概人们心目中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鬼”了。

鬼的观念的产生也与人们怕死心理密切相关。人们有强烈的怕死求生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求生奋斗史。“蝼蚁尚且贪生”,“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人们普遍的怕死心理的写照。而鬼是害人的,是找替代的,活人自然怕得很。世人编出了无数个鬼害人命的故事,越怕死,就越怕鬼!

人们虽然怕死、怕鬼,但鬼的出现却又满足了人们的另一种心理平衡。人死后变成鬼,可有不少鬼还可以投生为人,再活一次或多次。

鬼的观念的产生与人的梦境幻觉也有极大关系。人在梦境中不但会看到死去的亲友,还常常出现奇特怪异的现象,这是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人们对这些可怕的怪异现象无法明白,只有用“鬼”来解释了。

综上所述,鬼的观念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与人类的心理思维分不开的。早在东汉年间,著名学者王充即已清楚这一道理,他在《论衡·论鬼》中论道:

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

病重则怕死,怕死则忧惧而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则目虚见鬼!

3. 宗教原因

如前所述,在我国远古的原始宗教中,已有“来世”信仰,北京山顶洞人的死者要进行埋葬,有随葬品。仰韶文化流行过瓮棺葬,葬具上凿有孔,是供灵魂出入的。这是因为早期人类认为人死后还会重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所以,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统治者便施行厚葬,使死者即使变成鬼,也要在那个看不见的鬼国里,继续享受富贵,作威作福,统治众鬼。不但他们的陪葬品多得惊人,而且还施行残酷的人殉制度。在发掘出的商王墓中,最多的殉葬人数有四百余人。到了秦始皇一死,后宫女子全部殉葬,加上“尽闭工匠藏者”,殉葬人数竟多至“什以万数”!近年来,发掘出的部分秦陵兵马俑,更是震惊世界。可见,古代帝王对他们死后的阴间生活有多么重视。

佛教于东汉末传入中国后,轮回和地狱理论逐渐流行,佛教中的鬼与中国本土鬼也逐渐融合,形成一套十分完整的阴曹地狱体系,各种各样的鬼灵开始变得形象具体了。

道教是不大讲来世的,但它也有一套以丰都大帝、东岳大帝为首的鬼神系统,后与佛

教鬼神合流，佛道鬼神济济一堂，共同管理阴间鬼事。

宗教信仰使鬼的观念的产生和存在，进一步事实化和理论化，使人们毫不怀疑地信以为真，诚惶诚恐。

4. 报应思想和习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是在我国民间流传极广的有关善恶报应的一句俗谚，至今仍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上。

报应观念的起源是很早的，随着早期人类灵魂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最初的善恶报应思想便产生了。有关善恶报应的古文献记载，不胜枚举。《墨子·天志中》称：

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周易》云：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曰：

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

可见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之前，善恶报应的观念已很流行。东汉末，佛教传入后，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和地狱等理论观念，与我国原有的报应思想相结合，迅速发展，影响巨大，深入人心。善恶报应思想给民间的伦理法庭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和理想的惩恶手段。

在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中，永远有一部分人处于被压迫、被欺凌、被损害的境地，而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无权无势、软弱可欺的普通百姓，冤屈者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只



十殿阎王

好求助于阴间。一是幻想恶人坏蛋死后被打入地狱,受到审判和各种刑罚,把他们火烧油煎、锯割刀刚,变为畜生、饿鬼,在地狱里受“无间苦”,永世不得翻身。二是自己死后变为厉鬼,向仇人坏蛋索命。这两种以变鬼的形式进行复仇惩恶的情况,在历代笔记小说中有大量记载,虽是饥肠辘辘者的“精神会餐”,但到底使他们在虚幻的鬼国里痛快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报应思想又引申出一种祸福观念,而这种祸福观念也与神鬼直接有关。随着社会私有制的出现,个人的利害观念迅速发展起来,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福利,免除祸害降临,便竭力尽人事而求鬼神,祈祷个人的福祉,求得鬼神的护佑。过去我国很多地区有结亲鬼神的习俗,即源于鬼神决定人间的生死祸福之观念。如南方地区旧俗常拜无常鬼为“干爹”。因传说无常是阎罗王所派专职勾摄亡魂之使,拜他作干爹,自然会受到他的保护,不会被意外地拘走。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做一件新的衣衫,送到庙中将无常鬼的旧衣换新,供以烧酒、烧饼、香烛、银锭等物,再由庙中和尚为出寄之子取个名字,算是成了无常的“干儿子”。以后,每每农历七月无常鬼生日时,父母抱着孩子去叩拜,直到孩子满16岁时为止。

总之,传统的报应思想和祸福观念及习俗,也是鬼灵产生和生长的温床。

5. 社会需要的产物

鬼的观念的产生与存在也是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需要一个鬼世界(自然还有神世界)来调节和补充。人类社会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很不完善的,并受到自然世界的危害。于是人们造出了美丽的天堂和可怕的地狱,天堂是人类性格乐观可爱的一面,而地狱则是人类软弱卑劣的一面。人们从现实社会找不到的答案,往往会向天堂、地狱中去寻找。陈独秀曾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撰文说:“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鬼神观念是最深入人心,有着雄厚根基的。其实,说鬼就是谈人,讲的是鬼话、鬼事,实际就是人话、人事,鬼世界即人世界。周作人说:“我不相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可以了解鬼里边的人,鬼世界其实透露出“中国民族的真实心意”。

鬼的世界也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刺激着人们的神秘感,人们爱听、爱说、爱编、爱造,鬼故事在世界各地凡有人群的地方广泛传播着、丰富发展着,满足着各类人的精神需要。

历代文人留下大量的鬼笔记、鬼诗文、鬼小说和鬼戏剧,历代文人在记录、创作、传播

鬼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历代文人与鬼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对这个神秘的怪物十分感兴趣之外，还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有很大关系。在文网密布的时代。稍有不慎，就会触动统治者脆弱的神经，轻者贬官流放，重者株连九族，谁想硬往刀口上撞？于是借鬼谈人，以鬼讽今，曲折地抨击现实，抒发心中的愤懑与不平，“不问苍生问鬼神”，其实是兼问苍生与鬼神，而且问的更多的还是苍生。一部说狐谈鬼的《聊斋志异》，实乃一卷人间风情画！

6. 历代统治者的需要

阴间的地狱理论受到统治者的欢迎，用以作为警戒、教化百姓的补充部分，这种威慑作用，有时能起到人间法律起不到的作用。

综上所述，鬼的观念的产生与存在是一个十分复杂与有趣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中国鬼，也有异于其他国家的“洋鬼”，具有自己的特点。

三、鬼神本来是一家

前文谈了鬼的观念的产生，那么，同样作为超凡世界中主角的神，特别是最初的神，又是如何产生的？二者到底有何关系呢？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世俗心目中，“鬼”与“神”有天壤之别。鬼是“死亡”的代名词，代表着凶恶、黑暗、恐怖和地狱；而神一般来讲，则是“幸福”的代名词，代表着善良、光明、福运和天堂。鬼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是最险恶的看不见的祸害和敌人；而神则护佑着人们的生命财产，是最可信赖的主宰和亲人。所以，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对前者是恐惧、逃避、驱赶、镇压；对后者则是敬仰、拜伏、欢迎、祈祷。

其实，最初的鬼、神是不分的，鬼神本一家，二者的分化是后来的事，是人类社会逐渐分化的结果，于是神被抬到了天上，而鬼则被打入地下，走向了两个极端。可以说，神是高级的鬼，而鬼则是低级的神。人之死后皆可为鬼：“人所归为鬼。”“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而人死后成为神的则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鬼的观念产生以后，逐渐有了善恶之分，即有了善鬼和恶鬼。善鬼是给人们带来好处，保护生者的，而恶鬼则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至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还有这种信仰。善鬼有祖先鬼、保家鬼等，恶鬼有饿殍鬼、野山鬼、棒头鬼等。恶鬼多是非正常死亡者变



鬼卒及亡魂 元代壁画

的,如死于刀枪之下、溺死、跌死、吊死、饿死等。有的民族迄今仍只有鬼的观念,还缺乏明确的神的观念。善鬼、恶鬼的分化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折射到早期宗教意识中去了。

渐渐地,人们把诸鬼中本领最大的、具有超自然力的上升为“神”。神崇拜是由鬼崇拜中分化、升华而成,晚于鬼崇拜。

从文字的角度来看,“鬼”字出现得要比“神”字早。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鬼”字,有的写作,其形象是脸上盖着一个东西的死人;有的写作,形象是个奇异可怖的大头鬼,金文,又增加了一条假的兽尾巴。“神”字则是由雷电的申字孳乳而成。于省吾在《寿县蔡墓铜器铭文考释》中说:一申本像电光回曲闪烁之形,即‘电’之初文。‘申’字加‘雨’为形符,则变为形声字。古人见电光烁于天,认为神所显示,故金文又以‘申’为神,其字形作祀[宗周钟],神为申之孳乳字。”

“神”字是由雷电的“电”字演变而来,与古人的雷电崇拜有关。雷有威振万物的威力,电光闪耀于天,能贯通天空和大地,被认为是天帝的系统。《书·洪范·五行传》称:“雷于天地为长子。”《艺文类聚》二引上书又称:“夫雷,人君象也。”

《说文》释“申”为:

神也,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白自持也,吏臣饗时听事。申旦政也。

此处“阴气”即指鬼,“七月”为鬼节。这句话是说:申,就是神,在七月的时候,鬼会